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□策

詩曰：天運循環有替隆，任他勝算總無功。方纔少進和平策，又道提兵欲破戎。

數定豈容人力轉，期逢自與鬼神同。從來逆孽終歸盡，縱有回天手亦窮。

話說黃元帥見比干如此不言，逕出午門，命黃明、周紀：「隨着老殿下往何處去。」二將領命去訖。且說比干馬走如飛，只聞得風聲之響。約走五七里之遙，只聽得路傍有一婦人手提筐籃，叫賣無心菜。比干忽聽得，勒馬問曰：「怎麼是無心菜？」婦人曰：「民婦賣的是無心菜。」比干曰：「人若是無心，如何？」婦人曰：「人若無心，即死。」比干大叫一聲，撞下馬來，一腔熱血濺塵埃。有詩為證：

御札飛來實可傷，姐已設計害忠良。比干倚仗崑崙術，卜兆焉知在路傍。話說賣菜婦人見比干落馬，不知何故，慌的躲了。黃明、周紀二騎馬，趕出北門，看見比干死於馬下，一地鮮血，濺染衣袍，仰面朝天，瞑目無語。二將不知所以然——當時子牙留下簡帖，上書符印，將符燒灰入水，服於腹中，護其五臟，故能乘馬出北門耳。見賣無心菜的，比干問其因由，婦人言「人無心即死」，若是回道「人無心還活」，比干亦可不死。比干取心，下臺，上馬，血不出者，乃子牙符水玄妙之功。話說黃明、周紀飛馬趕出北門，見如此行徑，回至九間殿來，回黃元帥說「見比干……如此而死」，說了一遍。微子等百官無不傷情。內有一下大夫厲聲大叫：「昏君無事擅殺叔父，紀綱絕滅！吾自見駕！」此官乃是夏招，自往鹿臺，不聽宣召，逕上臺來。紂王將比干心立等做羹湯，又被夏招上臺見駕。紂王出見夏招，見招豎目揚眉，圓睜兩眼，面君不拜。紂王曰：「夏招，無旨有何事見朕？」招曰：「特來弑君！」紂王笑曰：「自古以來，那有臣弑君之理！」招曰：「昏君！你也知道無弑君之理！世上那有無故臣弑叔父之情！比干乃昏君位之嫡叔，帝乙之弟，今聽妖婦姐己之謀，取比干心作羹，誠為弑叔父！臣弑昏君，以盡成湯之法！」招把鹿臺上掛的飛雲劍掣在手，望紂王劈面殺來。紂王乃文武全才，豈懼此一個儒生，將身一閃讓過，夏招撲個空。紂王大怒，命：「武士拿下！」武士領旨，方來擒拿。夏招大叫曰：「不必來！昏君殺叔父，招宜弑君，此事之當然。」眾人向前。夏招一跳。撞下鹿臺。可憐粉骨碎身，死於非命！有詩讚曰：

夏招怒發氣當嗔，只為君王行不仁。不惜殘軀拚直諫，可憐血肉已成塵！

忠心自合留千古，赤膽應知重萬鈞，今日雖投臺下死，芳名常共日華新！

不說夏招死於鹿臺之下，且說各文武聽得夏招盡節鹿臺之下，又去北門外收比干之屍。世子微子德披麻執杖，拜謝百官。內有武成王黃飛虎、微子、箕子，傷悼不已；將比干用棺槨停在北門外，搭起蘆棚，揚旛旛安定魂魄。

忽聽探馬報：「聞太師奏凱回朝。」百官齊上馬，迎接□里。至轅門，軍政司報太師：「百官迎接轅門。」太師傳令：「百官暫回，午門相會。」眾官速至午門等候。聞太師乘墨麒麟往北門而進，忽見紙旛飄蕩，便問左右：「是何人靈柩？」左右答曰：「是亞相比干之柩。」太師驚訝。進城，又見鹿臺高聳，光景嵯峨。到了午門，見百官道傍相迎。太師下騎，笑臉問曰：「列位老大人，仲遠征北海，離別多年，景物城中盡多變了。」武成王曰：「太師在北，可聞天下離亂，朝政荒蕪，諸侯四叛？」太師曰：「年年見報，月月通知，只心懸兩地，北海難平。托賴天地之恩，主上威福，方滅北海妖孽。吾恨齊無雙翼，飛至都城面君為快。」眾官隨至九間大殿。太師見龍書案何以生塵，寂靜淒涼，又見殿東邊黃鄧鄧大圓柱子。太師問執殿官：「黃鄧鄧大柱子，為何放在殿上？」執殿官跪而答曰：「此大柱子，所置新刑，名曰炮烙。」太師又問：「為何炮烙？」只見武成王向前言曰：「太師，此刑乃銅造成的，有三層火門。凡有諫官阻事，盡忠無私，赤心為國的，言天子之過，說天子不仁，正天子不義，便將此物將炭燒紅，用鐵索將人兩手抱住銅柱，左右裹將過去，四肢烙為灰燼，殿前臭不可聞。為造此刑：忠良隱遁，賢者退位，能者去國，忠者死節。」聞太師聽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三目交輝，只急得當中那一只神目睜開，白光現尺餘遠近。命執殿官：「鳴鐘鼓請駕！」百官大悅。

話說紂王自取比干心作湯，療姐己之疾，一時痊癒，正在臺上溫存。當駕官啟奏曰：「九間殿鳴鐘鼓，乃聞太師還朝，請駕登殿。」紂王聞得此說，默然不語，隨傳旨：「排鑾輿臨軒。」車御、保駕等官，扈擁天子登九間大殿。百官朝賀。聞太師進禮，山呼畢，紂王秉圭諭曰：「太師遠征北海，登涉艱苦，鞍馬勞心，運籌無暇。欣然奏捷，其功不小。」太師拜伏於地曰：「仰仗天威，感陛下洪福，滅怪除妖，斬逆勤賊。征伐□五年，臣捐軀報國，不敢有負先王。臣在外聞得內廷濁亂，各路諸侯反叛，使臣心懸兩地，恨不得插翅面君。今睹天顏，其情可實？」紂王曰：「姜桓楚謀逆弑朕，鄂崇禹縱惡為叛，俱已伏誅；但其子肆虐，不遵國法，亂離各地，使關隘擾攘，甚是不法，良可痛恨！」太師奏曰：「姜桓楚篡位，鄂崇禹縱惡，誰可以為證？」紂王無詞以對。太師近前復奏曰：「臣征在外，苦戰多年；陛下仁政不修，荒淫酒色，誅諫殺忠，致使諸侯反亂。臣且啟陛下：殿東放著黃鄧鄧的是甚東西？」紂王曰：「諫臣惡口忤君，沽忠買直，故設此刑。名曰炮烙。」太師又啟：「臣進都城，見高聳青霄是甚所在？」紂王曰：「朕至暑天，苦無憩地，造此行樂，亦觀高望遠，不致耳目蔽塞耳。名曰鹿臺。」太師聽罷，心中甚是不平，乃大言曰：「今四海荒荒，諸侯齊叛，皆陛下有負於諸侯，故有離叛之患。今陛下仁政不施，恩澤不降，忠諫不納，近奸色而遠賢良，戀歌飲而不分晝夜，廣施土木，民連累而反，軍糧而絕散。文武軍民，乃君王四肢。四支順，其身康健；四支不順，其身缺殘。君以禮待臣，臣以忠事君。想先王在日，四夷拱手，八方賓服，享太平樂業之豐，受鞏固皇基之福。今陛下登臨大寶，殘虐萬姓，諸侯離叛，民亂軍怨。北海刀兵，使臣一片苦心，殄滅妖黨。今陛下不修德政，一意荒淫，數年以來，不知朝綱大變，國體全無，使臣日勞邊疆，正如辛勤立燕巢於朽木耳。惟陛下思之！臣今回朝，自有治國之策，容臣再陳。陛下暫請回宮。」紂王無言可對，只得進宮關去了。

且說聞太師立於殿上曰：「眾位先生，大夫，不必回府第，俱同老夫到府內共議。吾自有處。」百官跟隨，同至太師府，到銀安殿上，各依次坐下。太師就問：「列位大夫，諸先生，老夫在外多年，遠征北地，不得在朝，但我聞仲威先王托孤之重，不敢有負遺言。但當今顛倒憲章，有不道之事。各以公論，不可架捏。我自有平定之說。」內有一大夫孫容，欠身言曰：「太師在上：朝廷聽讒遠賢，沉湎酒色，殺忠阻諫，殄滅彝倫，怠荒國政，事跡多端。恐眾官齊言，有紊太師清聽。不若眾位靜坐，只是武成王黃老大人從頭至尾講與老太師聽。一來老太師便於聽聞；百官不致攙越。不識太師意下如何？」聞太師聽罷：「孫大夫之言甚善。黃老大人，老夫洗耳，願聞其詳。」黃飛虎欠身曰：「既從尊命，末將不得不細細實陳：天子自從納了蘇護之女，朝中日漸荒亂。將元配姜娘娘剗日烙手，殺子絕倫。誑諸侯入朝歌，戮醜大臣，妄斬司天監太史杜元銑。聽姐己之狐媚，造炮烙之刑。壞上大夫梅伯。囚姬昌於羑里七年。摘星樓內設蠶盆，宮娥慘死。造酒池、肉林，內侍遭殃。造鹿臺廣興土木之工，致上大夫趙啟墜樓而死。肆用崇侯虎監工，賄賂通行，三丁抽二，獨丁赴役，有錢者買閑在家，累死百姓，填於臺下。上大夫楊任諫阻鹿臺之工；將楊任剗去二目，至今屍骸無蹤。前者鹿臺上有四、五□狐狸化作仙人赴宴，被比干看破，姐己懷恨。今不明不白，內廷私納一女，不知來歷。昨日聽信姐己，詐言心疼，要玲瓏心作湯療疾，勒逼比干剖心，死於非命；靈柩見停北門。國家將興，禎祥自現，國家將亡，妖孽頻出。讒佞信如膠漆，忠良視如寇讎；慘虐異常，荒淫無忌。即不才等屢具諫章，視如故紙，甚至上下阻隔。正無可奈何之時，適太師奏凱還國，社稷幸甚！萬民幸甚！」黃飛虎這一遍言語，從頭至尾，細細說完，就把聞太師急得厲聲大叫曰：「有這等反常之事！只因北海刀兵，致天子紊亂綱常。我負先王，有誤國事，實老夫之罪也！眾大夫、先生請回。我三日後上殿，自有條陳。」太師送眾官出府，喚徐急雨，令封了府門，一應公文不許投遞。至第四日面君，方許開門應接事體。徐急雨得令，即閉府門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太師兵回奏凱還，豈知國內事多姦。君王失政乾坤亂，海宇分崩國政艱。

□道條陳安社稷，九重金闕削奸頑。山河旺氣該如此，總用心機只等閒。」

話說聞太師三日內造成條陳□道。第四日入朝面君。文武官員已知聞太師有本上殿。那日早朝，聚兩班文武，百官朝畢。紂王曰：「有奏章出班，無事朝散。」左班中聞太師進禮稱臣曰：「臣有疏。」將本鋪展御案。紂王覽表：

「具疏太師臣聞仲上言。奏為國政大變，有傷風化，寵淫近佞，逆治慘刑，大千天變，隱憂莫測事：臣聞：堯受命以天下為己憂，而未常以位為樂也。故誅逐亂臣，務求賢聖，是以得舜、禹、稷、契及咎繇，眾聖輔德，賢能佐職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萬民皆安仁樂義，各得其宜，動作應禮，從容中道，乃『王者必世而後仁』之謂也。堯在位七□載，迺遜位以禪虞舜。堯崩，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。舜知不可避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為相，因堯之輔佐，繼其統業，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。所作韶樂，盡美盡善。今陛下繼承大位，當行仁義，普施恩澤，惜愛軍民，禮文敬武，順天和地，則社稷奠安，生民樂業。豈意陛下近淫酒，親奸佞，亡恩愛，將皇后炮手剜睛，殺子嗣，自剪其後。此皆無道之君所行，自取滅亡之禍。臣願陛下痛改前非，行仁興義，遠小人，近君子；庶幾社稷奠安，萬民欽服，天心效順，國祚靈長，風和雨順，天下享承平之福矣。臣帶罪冒犯天顏，條陳開列於後：

- 第一件：拆鹿臺，安民不亂；
- 第二件：廢炮烙，使諫官盡忠；
- 第三件：填蠶盆，宮患自安；
- 第四件：去酒池、肉林，掩諸侯謗議；
- 第五件：貶妲己，別立正宮，使內庭無蠱惑之虞；
- 第六件：勘佞臣，速斬費仲、尤渾而快人心，使不肖者自遠；
- 第七件：開倉廩，賑民饑饉；
- 第八件：遣使命招安於東南；
- 第九件：訪遺賢於山澤，釋天下疑似者之心；
- 第□件：納忠諫，大開言路，使天下無壅塞之蔽。」

聞太師立於龍書案傍，磨墨潤毫，將筆遞與紂王：「請陛下批准施行。」紂王看□款之中，頭一件便是拆鹿臺。紂王曰：「鹿臺之工，費無限錢糧，成功不毀。今一旦拆去，實是可惜。此等再議。二件，『炮烙』，准行。三件，『蠶盆』，准行。五件，『貶蘇后』，今妲己德性幽閒，並無失德，如何便加謫貶？也再議。六件，中大夫費、尤二人，素有功而無過，何為讒佞，豈得便加誅戮！除此三件，以下准行。」太師奏曰：「鹿臺功大，勞民傷財，萬民深怨，拆之所以消天下百姓之隱恨。皇后諫陛下造此慘刑，神怒鬼怨，屈魂無申，乞速貶蘇后，則神喜鬼舒，屈魂瞑目，所以消在天之幽怨。勘斬費仲、尤渾，則朝綱清淨，國內無讒，聖心無惑亂之虞，則朝政不期清而自清矣。願陛下速賜施行，幸無遲疑不決，以誤國事，則臣不勝幸甚！」紂王沒奈何，立語曰：「太師所奏，朕准七件；此三件候議妥再行。」聞太師曰：「陛下莫謂三事小節而不足為，此三事關係治亂之源，陛下不可不察，毋得草草放過。」君臣立辯，只見中大夫費仲還不識時務，出班上殿見駕。聞太師認不得費仲，問曰：「這員官是誰？」仲曰：「卑職費仲是也。」太師道：「先生就是費仲。先生上殿有甚麼話講？」仲曰：「太師雖位極人臣，不按國體；持筆逼君批行奏疏，非禮也；本參皇后，非臣也；令殺無辜之臣，非法也。太師滅君恃己，以下凌上，肆行殿庭，大失人臣之禮，可謂大不敬！」太師聽說，當中神目睜開，長鬚直豎，大聲曰：「費仲巧言惑主，氣殺我也！」將手一拳，把費仲打下丹墀，面門青腫。只見尤渾怒上心來，上殿言曰：「太師當殿毀打大臣，非打費仲，即打陛下矣！」太師曰：「汝是何官？」尤渾曰：「吾乃是尤渾。」太師笑曰：「原來是你！兩個賊臣表裏弄權，互相回護！」趨向前，只一掌打去，把那奸臣翻筋斗跌下丹墀有丈餘遠近。喚左右：「將費、尤二人拿出午門斬了！」當朝武士最惱此二人，聽得太師發怒，將二人推出午門。聞太師怒沖牛斗。紂王默默無語，口裏不言，心中暗道：「費、尤二人不知起倒，自討其辱。」聞太師復奏請紂王發行刑旨。紂王怎肯殺費、尤二人。紂王曰：「太師奏疏，俱說得是。此三件事，朕俱總行；待朕再商議而行。費、尤二臣，雖是冒犯參卿，其罪無證，且發下法司勘問，情真罪當，彼亦無怨。」聞太師見紂王再三委曲，反有嫉業顏色，自思：「吾雖為國直諫盡忠，使君懼臣，吾先得欺君之罪矣。」太師跪而奏曰：「臣但願四方綏服，百姓奠安，諸侯賓服，臣之願足矣，敢有他望哉！」紂王傳旨：「將費、尤發下法司勘問。七道條陳限即舉行；三條再議妥施行。紂王回宮。百官各散。」

天下興，好事行；天下亡，禍胎降。太師方上條陳，事已好將來了，不防東海反了平靈王。飛報進朝歌來，先至武成王府。黃元帥見報，歎曰：「兵戈四起，八方不寧，如今又反了平靈王，何時定息！」黃元帥把報差官送到聞太師府裏去。太師在府正坐。堂候官報：「黃元帥差官見老爺。」太師命：「令來。」差官將報呈上。太師看罷，打發來人，隨即往黃元帥府裏來。黃元帥迎接到殿上行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聞太師道：「元帥，今反了東海平靈王，老夫來與將軍共議：還是老夫去，還是元帥去？」黃元帥答曰：「末將去也可，老太師去也可，但憑太師主見。」太師想一想，道曰：「黃將軍，你還隨朝。老夫領二□萬人馬前往東海，剿平反叛，歸國再商政事。」二人共議停當。

次日早朝，聞太師朝賀畢。太師上表出師。紂王覽表，驚問曰：「平靈王又反，如之奈何？」聞太師奏曰：「臣之丹心，憂國憂民，不得不去。今留黃飛虎守國；臣往東海，削平反叛。願陛下早晚以社稷為重，條陳三件，待臣回再議。」紂王聞奏大悅，巴不得聞太師去了，不在面前攪擾，心中甚是清淨；忙傳諭：「發黃旄、白鉞，即與聞太師餞行起兵。」紂王駕出朝歌東門。太師接見。紂王命斟酒賜與太師。聞仲接酒在手，轉身遞與黃飛虎，太師曰：「此酒黃將軍先飲。」飛虎欠身曰：「太師遠征，聖上所賜，黃飛虎怎敢先飲？」太師曰：「將軍接此酒，老夫有一言相告。」黃飛虎依言，接酒在手。聞太師曰：「朝綱無人，全賴將軍。當今若是有甚不平之事，禮當直諫，不可鉗口結舌，非人臣愛君之心。」太師回身見紂王曰：「臣此去無別事憂心，願陛下聽忠告之言，以社稷為重，毋變亂舊章，有乖君道。臣此一去，多則一載，少則半載，不久便歸。」太師用罷酒，一聲砲響，起兵逕往東海去了。眼前一段蹊蹺事，惹得刀兵滾滾來。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